池北偶談/卷二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 ◄

池北偶談
卷二十一

► 卷二十二

每牛雖馬菌人竫人

予在禮部，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，異之。考《王會圖》所載，有數楚之每牛。註：每牛，牛之小者。《王會圖》又有俞人之雖馬。註：雖馬一角，大者曰麟。按《爾雅》：騹，如馬，一角，不角者騏。《大荒南經》曰：“蓋猶之山，有小人，名曰菌人。”《東經》有小人國，名靖人，或曰竫人。

銀杏樹觀音像

辛丑、壬寅間，京口檄造戰艦。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，百餘年物也，亦被伐及。工人施刀鋸，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，妙鬘天然，眾共駭異，乃施之城南福緣庵中。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，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。

唐童子

松江唐童子勛，五歲而瞽，年十二，詩多可誦。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，亦瞽而能詩，嘗註唐詩傳於世。周宿來〈茂源〉贈童子詩雲：“家風師曠遠，家學卜商傳。”又永平孟元輔〈熊弼，〉忠毅公子，少而失明，好讀書，聽輒成誦，嘗選唐人詩五十家，亦奇人也。

體香

先考功西樵，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。屬纊時，口鼻中作栴檀、蓮華、蘭蕙種種異香，凡三日夜。益都高木王〈梓〉，予從姊之夫，孝友忠信人也，以康熙甲寅春捐館，病革時，體中亦有異香。此皆予聞見最確者。

黃須

宋範公稱《過庭錄》載《黃須傳》，即今所傳虬髯事也，然其間雲：於汴州見太宗，殊紕謬。黃須兒，曹操呼其子彰。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須。

柳耆卿墓

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，有柳耆卿墓。按《避暑錄》，柳死旅，殯潤州僧寺，王平甫為守，出錢葬之。真、潤地相接，或即平甫所卜兆也。予真州詩雲：“殘月曉風仙掌路，何人為吊柳屯田？”

普救寺

《西廂》傳奇，河中有普救寺。《畫墁錄》：郭威宿師河中，逾年，登蒲阪以望城中，憤蒲民固守，曰：“城開日當盡誅之！”幕府曰：“若然，守愈固矣。”第告之曰：“誅守城者，餘皆免。”城既開，乃即其地為普救寺。《蒲誌》雲：舊名永清院，院僧與郭威約，城克之日，不戮一人，因改名普救寺。二書大同小異。然寺名實始五代，傳奇假以成文耳。

神女廟神鴉

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，陸放翁入蜀，恨不及見。予壬子冬下三峽，至十二峰，果有鴉十餘，往來旋繞，以肉食投之，即攫去，十不失一。其鴉比常鴉差小，棲絕壁石洞中，得食即入洞去。《天祿閣外史》曰：嘉陵之墟，其鳥曰鳶，臨溪啄影則孕，吐於口而生。方密之〈以智〉《通雅》雲：嘉陵漾江之口，下至巴東，皆有神烏。所謂嘉陵之鳶指此。或謂山烏穴乳，即《爾雅》之鷮。

三僧

坡詩有“琴聰蜜殊”，謂僧思聰、仲殊也。放翁《筆記》雲：思聰，大觀、政和中，以琴遊權貴間，遂還俗，官禦前使臣。仲殊自縊以死。參寥尤為坡公所喜，政和中老矣，亦還俗。又《墨莊漫錄》載：呂溫卿為浙漕，屢起大獄，復欲網羅參寥。參寥本名曇潛，東坡改之曰“道潛”，呂索牒勘驗，竟坐刑之；還俗，編管兗州。

一字字

《筆記》雲：錢勰字穆，範祖禹字淳，本皆一字。予按古如爰絲、房喬、顏籀、劉乂之類，皆一字字也。今文士有寶應陶澄字季，萊陽董樵字樵，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，初不相識，予為介之曰：“二君非但詩筆相當，即一字字亦絕對也。”二君遂賦詩定交。按《龍川別誌》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，字無不為。晁景迂一字伯以父，見《陸務觀文集》。劉敞、劉攽兄弟字伯貢父、仲原父，見歐公所作《原父墓誌》。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，見《十六國春秋》，此又三字字也。陶一字昭萬有，太原傅山，字青主，一字公之佗。

趙廣戴祿

趙廣，合肥人，李伯時小史。伯時作畫，常令侍左右，久遂善畫，尤工畫馬，幾亂真。遭亂，為賊脅之作畫，不肯從，斫其右手；乃以左手畫大士。宋南渡，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，多是廣筆。

戴祿者，臨邑邢子願先生家僮，亦精六書之學，與子願書往往亂真。邢與寒家有姻婭之好，予幼時多見屏幛間署子願姓名，率戴書也。

古石刻

大梁城西水磨間，土人掘地得一石，有“日月逝酒漿”五字，乃古篆也。周櫟園侍郎摹勒以傳，謂非仙者不能道。施愚山有詩記之。

墨魚

蜀嘉州淩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，行則噀墨，雲郭璞註《爾雅》於此，魚食硯墨所化。

立春後泛子，漁人以燈火照之，輒止不去。《南越誌》謂烏賊懷墨而知禮。《蜀本草圖經》雲，烏賊名海鰾鮹，九月烏　　入水所化。不知即此一種否？予在蜀見之。

鐵漢和尚

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峰下，獨坐數十年，嘗蓄二猿子自隨，有所須，猿輒解意。與龍眠方學士坦庵〈拱乾〉善，特構一軒，方來即居之，號曰“坦軒”。和尚化去，二猿悲鳴不食死，葬於塔側。學士題其遺像雲：“兩個獼猴杖一根，獻花石上獨稱尊。怪公事事能超脫，留此贓私誤子孫。”

駙馬

《懶真子》雲：禦馬之副，謂之駙馬。杜預尚主，武帝拜鎮南大將軍，給追鋒車第二駙馬。吾鄉有為尚書子婿者，與婦兄同赴京師。一日，向友人訴廄吏雲：“婦兄馬肥，吾馬獨瘦。”友人笑答曰：“彼正馬也，君駙馬耳，那得一例。”合坐大笑。此雖戲語，深合故實。

厚葬薄葬

秦始皇穿治驪山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漢文帝遺詔：霸陵山川因其故，毋有所改。二君之賢愚，人皆知之。乃亦有相反者：宋壽州張侍郎、撫州晏丞相，俱葬陽翟，相去數裏。有盜發張墓，得金寶珠玉甚多，遂完其棺槨，掩覆其穴。繼發晏公墓，無所有，器皆陶甓，破其棺，惟木胎金裹帶一。盜失望，大恚，以刀斧碎其骨而出。世謂張以厚葬完軀，晏以薄葬碎骨。事之不可知如此。

鳥異

益都縣顏神鎮，康熙辛亥冬，鳧雁鴛鵝之屬以千萬計，飛過城中，皆墮地死，遠近四山皆滿。甲寅春復然。已而相國沚亭孫公〈廷銓〉薨於私第，公世為鎮人。

二玉璽

順治十七年，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，舟過高郵，見湖中夜有光，令榜人跡之，得玉璽

水中，方四寸六分，盤龍雙紐，辯其篆文，漢高帝《大風歌》也。十二月，疏賣於朝。鄧州人丁象輝賦《大風玉璽歌》。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，溧水民耕田，得玉璽，其文乃“人心惟危”十六字，亦上於朝。

青原道場

龍眠無可和尚，本方姓，故明崇禎庚辰進士，早以文詞知名，亂後為浮屠，曾住金陵高座寺。劉公酨見之，衣壞色破衲衣，行纏束腰，居然苦行頭陀也。最後住吉安青原山，青原古道場也，明王陽明、鄒東廓、南皐諸先生，亦講學於此。住山後，有倒荊久枯，忽發三枒。會施愚山〈閏章〉分守湖西，講學白鷺洲，與之往來，青原宗風，一時復盛。

冰山

康熙戊申，予邑北錦秋湖中，冰立如山，高可數丈許，巖洞林巒皆具，千峰萬壑，宛轉關通，遠近走觀之。入其中者，如在深山，而表裏洞徹類晶玉。旬日始消。

異鴉

邑東北耿氏墓林中，有鴉一只，碧色，飲啄自異，不與群鴉為伍，亦不見其蕃育，人往往見之。按《唐書》：滕縣有群鳥，嗛柴為城，中有白烏、碧烏各一。又城東旬召店有白燕二，居民家井中。皆康熙十二三年間事。

昭烈券

獻賊破荊州時，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，武侯押字，紙墨如新。見《綏寇紀略》。

蜀府鬼

獻賊據成都，以蜀王府為宮，所居人鬼相觸。一日，聞後殿有歌吹聲，自往視之，見有數十人，手持樂器，而皆不見其首，大驚仆地，乃移居北城樓，不敢入宮。

馬岱後

黎州土司馬金者，蜀漢將軍馬岱之後。張獻忠在蜀，以金印招之，金得印擲之地，誓眾拒之。金時年十六，未幾卒。

張儲

張儲字曼胥，南昌人，大學士位之弟，多才藝，醫卜、星相、堪輿、風角之術，無不通曉。萬歷間，遊遼東歸，語人雲：“吾觀王氣在遼左。又觀人家葬地，三十年後，皆當大貴。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，往往多王侯將相，天下其多事乎！”人以為狂。既而其言果驗。儲年七十餘卒，其外孫夏吏部抑公〈以鋒〉雲。

孝芝

洛陽呂忠節公〈維祺〉撰《孝經大全》三十年，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，夢神人錫以丹篆，又袖出一物，如黑飴，倏生二白角，化為黃羝羊，約七八寸，優遊草際。謂公曰：“此孝芝也。”明日，果有芝生庭中，凡十八莖，鏟者誤去一莖，明日復生。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雲。公自作《孝芝記》。

十具牛

王景略臨終，托其子皮十具牛，為治田之資，不為求官，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。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為“一具”，俗語亦有所本。

壽冢

梁國兒仕姚秦，封平輿侯。嘗於平涼自作壽冢，將妻妾入冢飲宴，酒酣，升靈床而歌，八十餘乃卒，可謂達者。近淄川高侍郎念東〈珩〉，亦自作生壙，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〈夢賚〉飲酒賦詩其中。德州程工部正夫〈先貞〉，自作一棺，題曰：“休息庵”，自作銘，刻其上，酒酣便即偃臥。有詩雲：“版屋蕭然密四周，愚人息矣聖人休；百年恍惚真疑夢，萬事紛紜已到頭。廣柳何時催去駕，猗蘭此夕詠閑愁；相煩雅客來欣賞，莫待遙憐土一丘。”

千里人

南燕慕容超時，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。

畢尚書

淄川畢白陽〈自嚴〉先生，明崇禎初，為戶部尚書，精心會計，為時名臣。時練餉新餉，諸項日增，臺諫多歸咎司農，一言官以亢旱上疏，有“烹弘羊，天乃雨”之語。先生笑謂人曰：“此非烹弘羊，直是要烹白陽耳！”

謔語

王完虛中丞〈點〉，明萬歷甲辰進士，好詼謔，初仕為鄒平知縣，縣與章丘接境。一日，與章令某相見，令問：“足下以何年生？”對曰：“乙亥。”因問章令，答雲：“亦乙亥。”王笑雲：“某是鄒平一害，兄便是章丘一害。”

排調

同年薛給事〈奮生〉，以才氣自許，常在淮陰，酒間謂予雲：“子文士耳，異日終依我幕下。”予答曰：“恨吾子非嚴鄭公耳！”汪苕文亦有詩調之雲：“十載雕蟲稍擅名，未曾縛袴學長征；他年若得登三事，但取蕭郎作騎兵。”

引經

德清陳端庵〈凝〉，順治己丑進士，筮仕為新城令。性仁厚，每杖人，輒對之泣。有王生者，宅為人所奪，不久給直，訟於官。陳不能決，第好語曰：“《毛詩》雲，‘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。’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？”聞者笑之。

士大夫

《南史》紀：僧真得幸齊世祖，請於上曰：“臣出自武吏，階榮至此，即時無復所須，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上曰：“此由江斅、謝瀹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詣之。”僧真承旨詣　，登榻坐，斅顧左右曰：“移吾床遠客。”僧真喪氣而退，告上曰：“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”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。

兩周盤龍劉桃枝

蕭齊時，兩周盤龍：一奉叔之父，於淮陽大破魏軍；一徐州民，與建康僧法智作亂，為王元邈所誅。南北朝兩劉桃枝：一北齊人，洋、湛間多拉殺諸王大臣，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；一陳威鹵將軍，克齊朐山城。

程蘇謔語

元祐初，司馬公薨，百官方有慶禮，事畢往吊，伊川引“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”，東坡雲雲。然《檀弓》：“ 衛太史柳莊寢疾，公曰疾革當祭，必告。公再拜稽首請於屍曰：有臣柳莊也者，非寡人之臣，社稷之臣也。聞其死，請往。不釋服而往，遂以褅之。 ”又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，是日上春，祀二廟，問中書舍人朱異曰：“ 吉兇同日，今可行乎？ ”異引衛獻公以對，上即幸其宅。伊川何未衷於此？《欒城遺言》載此條，則是潁濱事，非東坡。

孫忌語

南唐孫忌語馮延巳曰：“ 仆山東書生，鴻筆麗藻，十生不及君；詼諧歌酒，百生不及君；諂佞險詐，累劫不及君。 ”

雙塔

京師雙塔，乃安祿山、史思明所造，而劉侗《景物略》不載。元乃賢易之詩雲：“ 安史開元日，千金構塔基。世尊寧妄福，天道自無私。寶鐸遊絲罥，銅輪碧蘚滋。停驂指遺跡，含憤立多時。 ”

何老庵

吾邑東六七里，有何老庵。何，元時人，修道於此，獨居數十年，每夜有蛇虎伴之。庵後有積水，曰豢龍池，相傳何老擾龍處。

虹橋板

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，色黝而澤，文理堅栗，發聲清越，材中琴瑟，雲產武夷山中，不辯何木也。興化林穆之〈賓王〉賦《虹橋板行》記其事。

漢人唐人秦人

昔予在禮部，見四譯進貢之使，或謂中國為漢人，或曰唐人。謂唐人者，如荷蘭、暹羅諸國。蓋自唐始通中國，故相沿雲爾。馬永卿引《西域傳》言秦人，我丐若馬。註：謂中國人為秦人。各以通中國時為稱，古今不易也。

真龍石龍

宋中丞牧仲〈犖〉說：順治二年在京師，見大內所藏真龍，全身盤屈貯篋中，一角五爪，鱗甲如鐵，長丈餘。陳宮詹說巖〈廷敬〉說：康熙十四年，陽城張侍郎東山〈爾素〉家鑿石，中有石龍一，鱗甲頭角，宛然刻畫，亦長丈餘。

凈池鳥

宗弟九青侍講〈豫嘉〉，扶風人，家渭水上，去太白山二十里。雲太白一峰，直上三十里，盛夏雪霰不絕，人無能登其巔者，惟六月可上。上有太白神殿，以鐵瓦覆之，有五池，有鳥紅色，大如雀，池有滓穢，則銜去之，名“凈池鳥”。山奇寒，無林木鳥獸，此鳥亦不知棲止何所也。按《客座新聞》雲，每墮葉，則鴛鴦鳥銜出之，紅魚有長丈餘者。

五行

陸象山雲：“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晨，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甚詳，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，曰純粹清明，則歸之富貴福壽；曰駁雜濁晦，則歸之賤貧夭禍。《易》有否泰，君子小人之道，叠相消長，各有盛衰。純駁清濁明晦之辯，不在盛衰，而在君子小人。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，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，何耶？”沙隨程氏雲：“《易》以道義配禍福，陰陽家獨言禍福，而不配以道義。如此而詭遇獲禽，則曰吉：得正而斃，則曰兇。故《文中子》曰：京房、郭璞，古之亂常人也。”二說可互證。

常熟三鼎甲

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，琴川水經處，三鼎甲居第相望：中孫扶桑〈承恩〉，前趙東田〈士春〉，後瞿文懿〈景淳〉。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，尤奇。扶桑弟舉人暘為予說如此。

杜氏

康熙丁酉，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，年一百十三歲，載縣誌。

秦宣太後晏子語

《國策》：楚圍雍氏，韓令尚靳求救於秦。宣本後謂尚子曰：“妾事先王日，先王以髀加妾之身，妾固不支也，盡置其身於妾之上，而妾弗重也，何也？以其少有利焉。”此等淫褻語，出於婦人之口，入於使者之耳，載於國史之筆，皆大奇。

又《晏子春秋》：景公蓋姣，圉人視景公，僭者問之，曰：“竊姣公也。”公將殺之，晏子入見，公曰：“色寡人，故將殺之！”晏子曰：“嬰聞拒欲不道，惡愛不祥，雖使色君，於法不宜殺也。”公曰：“然，若沐浴寡人，將使抱背。”此段問答亦奇。

姚康伯

崇禎時，內殿石驟長數寸，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〈如寵〉，何謝不知。歸問其老友姚康伯，康伯曰：“此璞也，中必有玉。”翌日以對。上命剖之，果得玉。上訝其博物，何謝曰：“臣友姚康伯教臣也。”因召見，欲授以官，不受。姚字休那，與文端俱桐城人。張學士敦復〈英〉說。

李頻

唐詩人李頻，字德新，睦州人，名列《唐書・文藝傳》。《才調集》所載“中流欲暮見湘煙”一篇，其作也。懿宗時，為建州刺史，卒，見神梨嶽，郡人祠祀之。宋紹興中，封“靈顯忠惠公”，後加“靈佑善應王”，再加“廣濟王”，又加“福佑威濟信順王”。明洪武初，改“建州刺史之神”，載在祀典。宋真文忠公序其詩，今所傳《梨嶽集》是也。詩人歿而為神，未有如頻之昭昭者。

寶蕊

江浦周西水兵部，名於漆，幼不能言，然頗能記前世：為某邑人，所常棲止處，廣庭中設一幾，庭前有紅薔薇一叢。時時夢到其地。七歲時，戲門前，有僧過門顧之曰：“此郎有夙因。”周應聲即能言，家人驚喜。因令讀書，一過目如宿習，數月遍通經書《左》《國》《史》《漢》。年十四，讀書山中精舍。一日日夕，憩溪邊石上，遇老僧謂曰：“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？”叩其名，曰：“我寶蕊也，閩人。”周因留之舍中，日夜與論象緯、律歷、六壬、丁甲、勾股、洞章之術，未半載，盡通其說。瀕行，復以黃河、海道、九邊三圖授之，且曰：“吾數學未傳人，今當遊四方訪之。”又秘語周以十年之內，天下必大亂。君，異代人物也。自丙子迄甲申，果九年而明亡，皆如其言。周入本朝，以明經謁選人，常念寶蕊別時贈詩，有“元夕燈前尋賈子，秋風臺下拜鄒生”之句，未詳所謂。及謁選，得房山令。上元與僚屬宴於賈公祠，問之，唐詩人賈閬仙祠也。問有子孫乎？吏對有賈某者，其裔也，見以逋稅繫獄。周急令出之，代完其逋。是年秋，調平谷令，抵縣日，即出勘田畝，夜宿山村古廟。比晨視其額，則鄒衍祠也，於是悟寶蕊之語，一無爽焉。周述其學，著《三才儒要》三十卷。

追尊始祖

唐以老子為玄元皇帝。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。

沈石兄

萊陽沈石兄名迅，明崇禎辛未進士，官給事中，鼎革後家居。一日，其傭奴鋤田，見禾葉上皆有篆書，如蟲蝕者，其文曰：“沈迅死。”是年沈禍作，舉家自焚。

棗栗

《白虎通義》曰：“婦人之贄，以棗栗腶修。棗，取其朝早起；栗，戰栗自正也。今齊魯之俗，娶婦必用棗栗，諺雲：早利子也。義本《白虎通》而稍訛。南宋時，太學生齋祭用棗子、荔枝、蓼花，曰早離了也，殊可捧腹矣。

一生七子

明天啟中，大名民家一生七子，俱成立。每疾病，則七人同之。王比部〈令〉少寓天雄，猶及見其第三子雲。康熙戊申，安徽巡撫張中丞〈朝珍〉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，一產四子。同年李望石〈贊元〉說：順治中按楚，有漢川縣民王某妻，一產六子。按北魏延興三年，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。四產十六男，與此相似。

郝推官

郝某失其名，嘗為湖廣某郡推官。一日，送直指宿驛中，夜坐籌燈，倦而假寐，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針刺其額，驚覺，遂就寢。既臥，又若有刺其股者，創甚，急呼童子然燭視之，果有針在左股。疑其刺客，乃秉燭巡視室中，空無所有，至屋隅暗處，有緯蕭障之，隙而窺焉，見一物如大鳥，人立，遍體似水晶，臟腑皆見，見人即前攫，急以手中梃逼之，遂倚壁上不能起。大呼從人，破窗而人，梃刃交下，乃死，竟不知其何怪也？劉吏部公戩說。

林四娘

閩陳寶鑰，字綠崖，觀察青州。一日，燕坐齋中，忽有小鬟，年可十四五，姿首甚美，搴簾入曰：“林四娘見。”陳驚愕，莫知所以。逡巡間，四娘已至前萬福，蠻髻朱衣，繡半臂，鳳觜靴，腰佩雙劍。陳疑其仙俠，不得已，揖就坐。四娘曰：“妾故衡王宮嬪也，生長金陵。衡王昔以千金聘妾，入後宮，寵絕倫輩，不幸早死，殯於宮中。不數年，國破，遂北去。妾魂魄猶戀故墟，今宮殿荒蕪，聊欲假君亭館延客，固無益於君，亦無所損於君，願無疑焉。”陳唯唯。自是日必一至。每張筵，初不見有賓客，但聞笑語酬酢。久之，設具宴陳，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鹹在坐。嘉肴旨酒，不異人世，然亦不知何從至也。酒酣，四娘敘述宮中舊事，悲不自勝，引節而歌，聲甚哀怨，舉坐沾衣罷酒。如是年餘。一日，黯然有離別之色，告陳曰：“妾塵緣已盡，當往終南，以君情誼厚，一來取別耳。”自後遂絕。有詩一卷，長山李五弦司寇〈化熙〉有寫本雲。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雲：“靜鎖深宮憶往年，樓臺簫鼓遍烽煙；紅顏力弱難為厲，黑海心悲只學禪。細讀蓮花千百偈，閑看貝葉兩三篇；梨園高唱〔升平曲〕，君試聽之亦惘然。”

秦時人

遼東醫無閭山中，有人斸參，見毛人長丈許，驚而卻走。毛人招之曰：“吾非妖魅，乃

秦時築長城卒。昔同輩數萬人，今僅七人在耳。”因問其飲食居處狀，曰：“始饑食松柏實，渴飲溪水，久之不復饑渴矣。”言已，去如飛鳥。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〈永貴〉雲。又巴山中有白髯叟，采樵者嘗見之，自雲唐時人。嶽儀部石齋〈貞〉說。

離非女子

故友南粵陸漢東〈卿〉孝廉，有小硯，是南漢劉鋹宮中物，有鋹宮人離非女子篆銘。卿死子幼，此硯不知流落何所？石埭令姚六康〈子莊〉為予言之，姚亦粵人。

謝在杭

謝在杭〈肇淛〉，閩之長樂人。少讀書邑蕭氏園，園素多怪異，人無敢居者，謝不之信。一夕坐燈下，忽一女子前，拜且泣。謝叱之，女子曰：“妾負冤久，求公申之，非魅也。妾湖州德清人，幼隨父客此。同行某甲者，中表戚也，利父囊橐，遂殺父，恐妾鳴於官司，並置諸死，今數載矣。公異日必官於湖，望逮甲窮治抵罪，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，父子目瞑矣！”謝許之，戒勿復出為祟，自是竟無它。是年謝中鄉試，果筮仕湖州推官。抵任後，即檄縣捕甲至，一訊立伏，遂抵罪，郡人以為神。姚禮部〈瑯〉曾令長樂，為予言如此。

南江野人

蜀張獻忠之亂，遺民奔竄山谷，久之遂為野人。南江有二野人，能手格猛虎，恒擘獐鹿啖之，懸崖絕壁，騰上如鳥隼。雖其家人親戚招之，疾走不顧也。嶽儀部石齋，南江人，為予說。

尼涵光

尼涵光，江西宜黃人，姓鄒氏，歸譚大司馬綸之孫。其夫椎魯不知書，涵光棄去，走京師，上書請南遷，不報。會鼎革，遂為尼。每談故明門戶事，源流甚晰，居寶應。朱秋崖〈克生〉曾見之。

陳百史

秀水張侍郎〈天植〉流塞外時，一夕召乩仙，仙至，大書雲：“我陳百史也，今為尚陽堡土地”，因謂“諸公可召吾兒來。”時其子掖臣徙居尚陽，家城外。張謂城門下鑰，請俟明日。又書雲：“渠今夕飲城內某家。”往偵之，果然。比至，凡書數百言，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。後在遼陽海寧相邸中，亦往往見形，與談笑如平生。

宋齊丘語

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：“非獨婦人有七出，夫有罪，亦可出。”此與《左傳》“人盡夫也”之語，可為絕對。

漢碑異姓

《金薤琳瑯》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，有絕異者。如韓敕碑有麃〈次公〉、充〈宙〉、番〈君舉〉、加〈進〉、亓〈輝、魯人，恐即亓官之後〉、弓〈如〉、骨〈通國〉。孔宙碑有叔〈香〉、如廬〈浮、北海劇人〉、薤〈章〉。魯峻碑敢〈敦〉、東鄉〈晨。河間阜城人〉。景君碑羽〈質〉、臨〈照〉、水丘〈郎、營陵人〉、中、〈名闕，字季遠〉、炅〈詩〉、立〈遷〉。又漢碑陰有弟子〈洪丞相《隸釋》謂親受業者〉、門生〈次相傳授〉、門童〈未冠〉、故吏〈掾屬〉、故民〈占籍〉、處士〈非吏非民〉、義士、義民〈非所蒞〉。又有故修行〈趙明誠謂《後漢·百官誌》註：河南尹官屬有循行百三十人。《晉書·百官誌》亦有之。修乃循之訛，都穆謂當信碑本，以正《漢書》之誤〉、故午〈似是皂隸賤役〉。

香山

門在香山縣大海中，忽起一石，埂廣十餘丈，長六里許，首尾相屬不斷，如蓮之有莖，中途甕城名關閘，逾之抵　　門，則如蓮　　。番人依山築城，廣袤四五里，三面皆臨巨浸，惟北通地脈一莖耳。海中諸峰包裹，前十里為十字門，如兩眉橫列，而缺其正中。又南十里為小橫琴，塞隘口；又南稍折西為大橫琴，重案也。番人之停舶必於灣，灣之所在，即名澳，香山故有澳，名浪白，諸番互市其中。而今之　　門，則舊名濠鏡地，有南北二灣。明萬歷中，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，遂請濠鏡為澳，而就二灣停舶。久之，益自彼國遣眾聚居，歲輸稅五百金，本朝除之。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，所居率依山為樓，三層，方者、圓者、三角者、六角八角者，俱為螺旋形以入。其教曰天主，其寺曰三吧，高十餘丈，於屋側啟門戶，石作雕鏤，金碧照耀。寺僧曰法王，以時集男女禮拜，其所奉曰

天母，名瑪利亞，抱一嬰兒，曰天主，為耶穌，被服珍怪，障以琉璃，望之毛發生動，雲漢哀帝時人也。寺有風琴，其琴銅弦，彈之以和經唄，並管簫諸樂器，藏機木櫃，聯以絲繩，輪牙相錯，一人轉機，則諸音並奏。有定時臺，巨鐘覆其下，立飛仙臺隅，為擊撞形，亦以機轉之，按時發響，起子末一聲，至午初十二聲，復起午末一聲，至子初十二聲，晝夜循環無少爽；前揭圓槃，書十二辰，俟某時鐘動，則蟾蜍移籌指某位。有千里鏡，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，檝仗帆檣，可矚三十里外。又有玻璃千人鏡、多寶鏡、顯微鏡、小自鳴鐘、自行表，以及海洋全圖、璇璣諸器，皆極工巧。花有貝多羅、丁香，禽有五色鸚鵡、麽鳳倒掛，獸有獴　　、短狗。其人昂鼻蜷髮，目深碧不眴；貴女而賤男，晝臥而夜起。男有白黑二種，白者貴，黑者為奴。衣以多羅尼、辟支，曳高屐，戴黑氈笠，相見脫之以為禮。腰佩長刀，刀著地尺許；間有握赤藤者，則甚貴，　　中四人而已。其女子則華襛寶靨，出以錦被蒙其首，而跣足不襪。其家政女子操之，父死，女襲其業，男子則出嫁女家，不得有二色，犯者，女訴之法王，立誅死，或許悔過，則以鐵鉤鉤其手足，血流被體而免之。　　中有議事亭，番目四人，受命於其國，更番董市事。凡市〔事〕經四人議，眾莫敢違，及官司有令，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，議得當以報聞。其行賈之地曰馬西，以中國絲帛、白鉛易胡椒、檀香、蘇木以歸，且與馬西約：不得以所產市他國。康熙辛未，馬西背約，私與他國市，　　人怒，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。馬西患之，遂相仇殺，死者三百餘人，市道中絕。稍西曰小西洋，去中國萬里，半年始至，所產有碧琉璃諸器。極西曰大西洋，去中國九萬里，三年始至，往者以其太遠，只就旁島遷販，未嘗親至其地也。番舶之出以冬月，冬月多北風，其來以四五月，四五月多南風。既出，則　　中黑白鬼一空，計期當返，則婦孺繞屋號呼，以祈南風，亦輒有驗。其舵工素與海習，雖卒遇颶母浮椒，亦萬不失一雲。右見龔兵部蘅圃〈翔麟〉《珠江奉使記》。